

偷畫賊

謎團之下，是另一個謎團
騙局背後，是更大的騙局
蘇格蘭警場藝術暨古物調查組組長，
史無前例推薦！

The Art Thief 陳信宏 譯

諾亞·查尼 Noah Charney 著

義大利、西班牙、荷蘭、比利時、希臘……藝術大國不敢小覷的藝術犯罪專家
美國《紐約時報雜誌》、義大利第一人文報《二十四》、西班牙《閱讀》專訪推

藝術竊盜小說

場，每年的「產值」高達八十億美元！許多為了滿足私欲而不擇手段的藝術珍寶。

術史典故，帶領讀者穿梭於拍賣會場、美術館、私人畫廊，以及藝術竊盜、偽造畫作等不見天日的祕密角落。這是一部不落俗套的傑出作品，本身就像偉大的藝術品一樣，富有難以抗拒的魅力和豐富多彩的面向。

查尼建構了一套繁複的犯罪網絡，除了聳動的情節，更有刻劃生動的人物與廣博深沉的內涵。《偷畫賊》緊湊刺激，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小說。

——拉普利，蘇格蘭警場藝術暨古物調查組長

以鮮明的描繪手法與精采的故事，探究藝術竊盜的世界。書中引人入勝的情節令人不禁納悶：這種事情真的會發生嗎？諾亞·查尼對自己的寫作題材確實擁有深入的了解。

——貝瑞，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《亞力山德拉線索》作者

一本刺激無比的小說，一開始讀就停不下來。《偷畫賊》描繪了愛侶、騙子、無辜的受害者和學問淵博的學者，全都呈現在查尼犀利而清新的筆鋒下。這部令人振奮的處女作為年輕的諾亞·查尼奠定了犯罪專家的地位。

——鮑蘭，《消失的她》作者

mix 002

偷畫賊

作 者 / 諾亞·查尼 (Noah Charney)

譯 者 / 陳信宏

發行人 / 簡志忠

出版者 /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 /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0號6樓之1

電 話 / (02) 2579-6600 · 2579-8800 · 2570-3939

傳 真 / (02) 2579-0338 · 2577-3220 · 2570-3636

郵撥帳號 / 19423061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總編輯 / 陳秋月

資深主編 / 李美綾

責任編輯 / 吳崢鴻

美術編輯 / 劉語彤

行銷企畫 / 吳幸芳 · 周羿辰

印務統籌 / 林永潔

監 印 / 高榮祥

校 對 / 周婉菁

排 版 / 莊寶鈴

經銷商 / 叩應有限公司

法律顧問 / 圓神出版事業機構法律顧問 蕭雄淋律師

印 刷 / 祥峰印刷廠

2008年11月 初版

THE ART THIEF by Noah Charney

Copyright © 2007 by Noah Charney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8 by The Eurasian Publishing Group
(imprint: Athena Press)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ria Books, an imprint of Simon & Schuster, Inc.
through Bardó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偷畫賊

The Art Thief

陳信安 譯

看向更深之處。

她彷彿等待著，懸掛於一片黑暗當中。

特拉斯特維萊的聖朱麗安娜教堂，是一座巴洛克風格的小教堂，在溫暖的羅馬夜晚裡蜷縮於一角。街道杳無人聲，籠罩著一片的藍，只有鄰近廣場的一盞街燈發出黯淡的光芒。

突然出現了一股聲音，來自教堂內部。

那是金屬摩擦金屬而發出的微弱聲響，在白天可能根本不會有人察覺，但在寂靜的夜裡卻顯得極為刺耳，就像黑幕上的一道白漆那麼鮮明。接著，聲音停止了。那股聲音只持續了短短一陣子，但回音繚繞不絕。

在大門深鎖的教堂裡，一隻鳥飛了起來。一隻鴿子在陰暗的祈禱室牆邊驚慌地撲打著翅膀，然後飛上拱頂，又穿越袖廊，盲目劃過寬廣漆黑的教堂內部。

警鈴隨即響了起來。

阿默羅索神父從睡夢中驚醒，微禿的額頭上沁出了汗水。

他看了看床邊的時鐘。三點十五分。臥室窗外仍是一片黑夜，但他的耳鳴卻冥頑不絕。然後，他才注意到耳中的聲響不是耳鳴。

他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長袍，接著穿上涼鞋。才一會兒的工夫，他已經在樓梯上拾級而下，接著以小跑步穿越了廣場，來到聖朱麗安娜教堂門前。他以前曾經覺得這座教堂就像一隻狹狹一樣盤踞在廣場邊，現在這隻狹狹迴盪著警鈴的聲音。

阿默羅索神父拿出鑰匙摸索了一會兒，才終於拉開那扇歷史悠久的大門，因為溼氣而微微膨脹。他轉向門內那具和這座古老建築格格不入的現代儀器，伸手關掉了警鈴。他向四周環顧一眼，然後拿起電話。

「抱歉，先生。我人已經在現場，對，不知道。也許是警鈴故障吧，可是……請稍等一下……」

阿默羅索神父要求接電話的警員在線上稍待，然後細細觀察了教堂的內部。所有東西都沒動過。教堂的角落籠罩在黑暗當中，透入中殿的月光在一排排的座椅上投射出陰影。他向前踏出一步，然後改變了主意。他打開電燈。

這座巴洛克風格的龐大建築慢慢甦醒了過來。各處壁龕和各項珍藏上方的聚光燈點亮了教堂內部的寬廣空間。阿默羅索神父走到中殿中央，掃視了一番。他一一察看了聖朱麗安娜祈禱室、多梅尼基諾所繪的聖朱麗安娜畫像、告解室，還有盛著聖水的白色大理石水槽。供信徒祈禱的燭台上掛著寫有「奉獻」字樣的標示牌，馬代爾諾的聖埃格尼斯雕像靜立不

動，拜占庭聖像與聖餐杯一如往常地陳列在玻璃櫥窗裡，卡拉瓦喬的《天使報喜》（Annunciation）圖掛在聖壇上方，裝滿了黃金與玻璃和聖朱麗安娜脛骨的聖骨盒也仍然擺在原位。一切看起來都沒有問題。

阿默羅索神父回到電話邊。

「看起來都沒事……應該是警鈴出了問題。真不好意思。謝謝……晚安……是的……是的，謝謝。」

他把聽筒放回原位，然後關掉電燈。突然間甦醒的教堂又再次沉睡於黑暗中。他重設了警鈴，拉上大門，鎖上門鎖，然後回到屋子去睡覺。

阿默羅索神父從床上跳了起來，圓睜著雙眼。他做了個惡夢，夢到自己無法消除耳鳴。他猜想大概是晚餐在薩維里歐餐館喝了海鮮湯的緣故，可是隨即又意識到那陣聲音不是他的耳鳴。到薩維里歐餐館吃飯的一定不只他一人，他心想，然後才真正清醒了過來。

又是警鈴的刺耳聲響。他看了床邊的時鐘。三點五十分。太陽老公公還安然酣睡著呢，為什麼他不得好眠？他套上長袍，穿上涼鞋，再次跑向屋外那片不得安寧的羅馬夜晚。

阿默羅索神父雖然很少口出惡言，這時卻也忍不住低聲咒罵，一面找出鑰匙，插進沉重的木門裡，然後身體後傾，用力把門拉開。

這是教堂，不是鬧鐘啊，他心想。

一走進教堂，他隨即轉向牆上的警鈴，卻不小心撞歪了電話的聽筒。「老天爺！」他低

罵一聲。不過，他馬上就後悔了，趕緊手指上天，喃喃說道：「神啊，請原諒我。我實在是有點累了。請原諒我。」

他關掉警鈴，轉頭察看教堂內部。室內的陰影似乎嘲笑著他。他報復般地打開了電燈，看著四周慢慢點亮，然後抓起了電話。

「喂？是，真抱歉。我不知道……不用，應該不需要……請稍待一下……」

他放下話筒，再次走到中殿中央。這座小教堂張口對著凌晨的黑暗，寬廣空洞，闕無人跡。

看起來毫無異樣。這一次，阿默羅索神父沿著教堂的內牆走了一遭，踏在飽受歲月蝕刻的石板上，經過一排排沒有點火的蠟燭，以及一排排由原木雕成的長椅，還有壁龕陰影裡那些聖像的浮雕或油畫。所有東西都一如往常。他又回到了電話邊。

「沒有，什麼都沒有。真抱歉……對，現在是早上四點十分……是啊，大概是故障吧……對……天亮之後，對，現在也沒辦法修。謝謝你，晚安……我是說，早安，現在已經是早上……了……再見。」

阿默羅索神父狠狠瞪了警鈴一眼。這具警鈴竟然無緣無故響了兩次，故意捉弄他。也許上星期的彌撒他不該以那麼飢渴的眼神望著瑪特拉希夫人。上帝自有其行事道理。他晚一點會打電話找人檢查警鈴系統。說不定還有時間可以再睡一會兒。

阿默羅索神父關掉電燈，對那具捉弄他的警鈴再也不看一眼，隨即轉身出門，鎖上門鎖，趕緊回家把握僅剩的睡眠時間。

鈴聲響了起來。

阿默羅索神父從床上一躍而起，但他隨即冷靜了下來。這次是他床邊的鬧鈴。星期一早上七點鐘。這樣才對嘛，他心想。

太陽剛從地平線上升了上來，看來又是羅馬夏日典型的潮濕晴朗天氣。阿默羅索神父打了個呵欠，伸展了疲累的雙臂。他脫下睡衣，拖著腳步走進浴室，梳理一番之後，才神清氣爽地走了出來。他穿上神職服裝，下樓走向聖朱麗安娜教堂。

他早了十分鐘。按照規定，他只要八點整開啓教堂大門就可以了。室外還不太熱。他決定稍微偷個閒，於是悄悄走進了鄰近的酒吧裡，點了一杯咖啡。他站在吧台前，一面啜飲著濃縮咖啡，一面欣賞著映照在古老路面上的陽光。當地人在外面的街上來來去去。偶爾也可看到一兩個遊客經過，一手拿著地圖，一手端著相機。

他看了看錶。七點五十七分。他一口喝盡剩下的咖啡，然後穿越廣場到教堂去。

阿默羅索神父悠悠哉哉地拿出鑰匙，找到了正確的一根，然後解開了門鎖。他拉開大門之後，插上固定門片的鐵栓，好讓悶在教堂裡的空氣在晨間微風中冷卻下來。

他走進教堂，經過響鈴的時候又瞪了那東西一眼。老天，今天一定要把這玩意兒修好，他心想。然後，他隨即意識到自己又褻瀆了上帝，於是看了上天一眼請求原諒。他慢慢走到教堂的辦公室，拉開遮住門口的布簾，然後打開了門鎖。他轉身走到中殿中央，在聖壇前屈膝膜拜了一會兒。

膜拜完之後，他卻看到了一個不對勁的地方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心裡暗暗盼望著自己還在夢中。但他終於體認到眼前的事實，不禁退了幾步，失聲叫道：「我的天啊！」

那幅卡拉瓦喬的聖壇裝飾畫《天使報喜》不見了。

「可是那是假貨呀。」

潔妮維耶芙·德拉克羅許把電話聽筒夾在肩膀上，雙手把弄著電話線，而且還不知怎麼的把線纏在了手腕上。

她狹小的辦公室正對塞納河。在橘紅色的河面兩側，由黃灰色石塊砌成的巴黎市容，仍然保留著中世紀的雄偉風貌。她辦公桌上原本井然有序的文件紙張，現在已經散滿了整個桌面。德拉克羅許具有半強迫性的人格，一方面需要把所有東西都放在正確的位置上，卻又從來不會真的把東西歸定位。

牆上懸掛的複製畫都是同一名畫家的作品：馬勒維奇（Kasimir Malevich）。他的作品都是那種會讓一般大眾看得氣急敗壞的抽象畫，但標題又顯得意義頗為明確，例如《黑色正方形》、《藍色三角形與黑色長方形的絕對主義》，以及《紅場：一名農婦的二維寫實油畫》。在最後這幅作品的畫面上，只見一片白色的背景，上面畫著一個四角不太尖銳的紅色

正方形。裱在木框裡的學歷證書，顯示德拉克羅許擁有畫作保存與藝術行政的學位。她桌子上還擺著一疊裝飾著花押字體的乳白色紙張，紙張頂端以精美的字型印著「馬勒維奇協會」。

德拉克羅許的大腿上托著一本目錄，裡面羅列了即將在倫敦佳士得拍賣會上拍賣的物
品，這場拍賣會叫作「俄羅斯與東歐的重要畫作與素描」。目錄翻開在第四十六頁，第
三十九批商品：

馬勒維奇（一八七八～一九三五）

《絕對主義構成：白上白》

油彩，畫布

54.6×36.6 英寸（140×94 公分）

預估價：四百萬～六百萬英鎊

來源：

亞伯拉罕·斯坦葛登，一九一九～一九三九

約瑟夫·克萊內特，一九三九～一九四四

楚格市莫茲斯卡畫廊，一九四四～一九五二

奧托·梅欽格，一九五二～一九六九

呂克·沙隆拿夫，一九六九

未幾即由倫敦蘇富比拍賣公司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拍賣，商品編號第五十五號，由現任所有人購得。

歷次展出：

柏林里布林畫廊，一九二九，「絕對主義畫作及其對俄羅斯人的心靈影響」，編號八十二。

楚格市莫茲斯卡畫廊，一九四六，編號二十二。

文獻：

《藝術期刊》，一九二〇，第一八一頁。

這幅畫作公認是馬勒維奇極負盛名且備受爭議的《絕對主義：白上白》系列作品當中的首作。一般也認為這幅畫是該系列中最重要的作品……

「傑弗利，我跟你說那是假貨。你別說什麼我是偏執的法國人！我本來就是偏執的法國人，可是事實還是沒變。你要拍賣的那幅馬勒維奇是仿冒品。我手上拿著目錄，沒錯。我為什麼這麼確定？我告訴你，因為你們要拍賣的畫作就在我這裡，是馬勒維奇協會的財產。我

跟你說真的，這幅畫就收藏在我們地下室的保管庫裡。就在我屁股底下三層樓的地方……」

馬勒維奇在空白和虛無之間取得平衡，並以高明的手法把這種激烈的對比轉化為對內在張力的靜默省思。這些作品完全是情感的產物。馬勒維奇已經擺脫對日常事物、對人生與物體的描繪，而把技巧完全集中於情感的投射。如果問：「這幅畫在畫些什麼？」這個問題的各種答案其實都無所謂對錯。真正該問的問題是：「這幅畫給你什麼樣的感覺？」

「……聽好，這幅畫保存在庫房裡已經好幾個月了，我上個禮拜才看過而已。我們很少出借給人展覽，所以鎖在庫房裡已經幾百年了。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沒有馬上連絡我們……因為這幅畫的來源……我知道你認為這幅畫就擺在你面前，可是我告訴你，那一定是假畫……」

這幅畫同時是革命也是意識形態，其中的抽象形體能受到任何觀者的自我詮釋。馬勒維奇把觀眾從具象圖形的束縛中解放出來，帶領他們進入一個情感濃縮的世界裡。早在這類抽象作品廣獲接受之前，他就已經採取了這樣的做法。

「……他的《白上白》當然有好幾個版本，可是這麼大的我只聽過有兩幅。現存的其他版本都比較小，唯一的例外就是我們這一幅，還有在英國由私人收藏的另一幅。我認得目錄裡